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青年语言学者论坛



21世纪的

中国语言学

(二)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青年语言学者论坛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二)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916-4

I. 21... II. 商... III. 汉语—古代—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137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21 SHÌJÌ DE ZHONGGUÓ YǔYÁN XUÉ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二)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916-4/H·1202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从语序问题看语法事实中的“优势序列”…………… 姚振武(1)

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以汉语史中的

一些词汇化为例…………… 董秀芳(6)

上古汉语的焦点表达 …………… 洪 波(36)

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 …………… 曹广顺(52)

大力加强禅宗语录句法研究 …………… 卢烈红(60)

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 吴福祥(66)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

——“ $V_1 + V_2 + O$ ”向“ $V + C + O$ ”演变再探讨 …………… 杨荣祥(91)

粤方言“V 到 C”述补结构的语法化及其与“V 得

C”述补结构互补分布的语法认知解释 …………… 刘子瑜(111)

汉语历史上介词“自”、“从”有关的几个句法结

构词化问题…………… 冯春田(138)

从汉语比较句看历时演变与共时地理分布的

关系…………… 张 赓(159)

副词“倒”及相关副词的语义功能和历时演变…………… 李宗江(180)

再谈《左传》“貳于 X”

——兼谈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 杨亦鸣(200)

《祖堂集》中多功能副词“却”的综合研究…………… 梁银峰(209)

2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 论佛教对古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 朱庆之(231)
- 汉语词汇和词汇历史研究琐见…………… 俞理明(271)
- 纵横结合研究汉语词汇…………… 汪维辉(288)
- 从隐含到呈现(上)
- 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胡敕瑞(295)
- 论词语结构在词义分析中的作用…………… 王云路(320)
-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研究刍议…………… 方一新(332)
- 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 …… 董志翘(343)
- 《敦煌变文集》疑难校释…………… 蒋冀骋(350)
- 《敦煌文献语言辞典》编纂刍议…………… 张涌泉(358)
- 关于“异体字”的几个问题…………… 李运富(369)
- 郭店简《六德》“多”字旧说订误…………… 沈 培(383)
- 殷墟甲骨文“鬼日”补说…………… 黄天树(405)
- 敦煌俗字例释…………… 黄 征(411)
- 先秦“替”字补证…………… 吴振武(421)
- 东巴文研究材料问题建言三则…………… 喻遂生(426)
- 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
- 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 麦 耘(435)
- 历史方言研究的本体与特征问题…………… 刘晓南(458)
- 观念更新与科学的方法论
- 传统古音学的回顾和现代古音学的展望…………… 张民权(469)
- 《切韵》分韵和诗文用韵的关系问题…………… 黄笑山(482)

传统语言学的材料基础研究在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中

的地位·····	万献初(506)
传教士利玛窦的汉语学习与汉语研究·····	张美兰(515)
后 记·····	(537)

从语序问题看语法事实中的 “优势序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姚振武

伯纳德·科姆里在他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中有如下一段话：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现在被认为是倾向共性，这就是：在基本词序里，主语位于宾语之前。现在已知道有一些语言违反这个共性，例如马尔加什语的词序是 VOS，赫克斯卡里亚纳语的基本词序是 OVS。但是违反这个共性的语言（大概少于全世界语言的 1%）和符合这个共性的语言数量上相差十分悬殊。如果因为有少许反例就否定这个共性，也不再作进一步讨论，那就取消了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理应研究语言中有意义的模式的责任。……对主语位于宾语前的词序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解釋看来更有可能跟基本的心理因素有关，具体是施事在施事——动作——受事情境中的显著性，以及语义施事和句法主语之间的高度相关。^①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由于施事在施事——动作——受事情境中的显著性，以及语义施事和句法主语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的主语位于宾语之前。这种解释问题的方法其实不是科氏的创造，在当前语法研究的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所

谓的“优势序列”，作者的任务往往是解释那些数量上的“优势”现象，而那些数量上的“劣势”现象，似乎只好排除在“有意义的模式”之外了。

然而我们要问，对于那些不到人类百分之一的宾语位于主语之前的语言的使用者来说，他们是不是不具有人类的这种“显著性”和“相关性”心理？这种“违反共性”的语序虽然据说只发生在不到百分之一的语言中，但对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可能有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人类“违反”人类语言的“共性”，从而也违反人类的某种认知心理。那么，这种“共性”究竟是怎样一种“共性”？这种认知心理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语言研究中应该如何对待“少数”语言事实？甚至我们可以把问题扩大为，在任何科学研究中，应该怎样对待“少数”的事实？应不应该采取上述“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为说明问题，让我们先看如下一个事实。

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不我待”这样一个词，谁都知道，就是“时不待我”的意思。但是，“不我待”这种语序在现代汉语里面几乎是绝无仅有，可以说，出了“时不我待”这个词，把它判为语病也不为过。如果把语序与人类的心理挂钩，按照“优势序列”的办法，则只有“不待我”之类的序列具有价值，而“不我待”的序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仅仅依据“不我待”这种看似极为个别的序列断言，这种语序代表了汉语过去的一个时代，代表了过去的一种绝对多数的现象，稍有汉语语法史知识的人都会说，这个断言完全是正确的。

对于汉语史研究者来说，任何语言事实从原则上说都有一个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的过程（或者说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他们

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解释这个过程。例子不胜枚举。似乎不妨说，凡是今天的“多数”都是昨天或明天的少数，凡是今天的“少数”都有可能是昨天或明天的多数。我们认为，在同类的可资比较的现象中，“多数”和“少数”，其理论价值是完全平等的。这一点对于任何“史”的研究来说都一样。北京人头盖骨就一块，可以说少而又少，但它代表了人类的一个时代。共时平面研究其实也是如此。例如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现象据说现在仅存在于非洲丛林某些部族中，与同时存在的绝大多数社会现象相比，也是少而又少，但似乎不见有学者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对待它。恰恰相反，学界一致认为这种现象代表了人类过去的一个时代，弥足珍贵。由于“少数”往往不易被观察到，所以它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在科学研究中是十分常见的。而对于已观察到了的“少数”现象有意忽略不计倒是令人惊讶的。可以说，只重视“多数”，轻视或者忽视“少数”，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

回到语序问题。科氏还说：“根据赫克斯卡里亚纳语跟其他加勒比语言的比较，我们意识到 OVS 词序在赫克斯卡里亚纳语里的发展似乎是较近阶段的变化。”^②在上古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语序，虽然为数很少。例如：

- (1) 我吏其戠方？我吏弗其戠方？

贞：方其戠我吏？

贞：方弗戠我吏？（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69）

- (2) (舜)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尚书·舜典》）

- (3) 舜臣尧，宾于四门。（《左传·文公十八年》）

(4) 楚巫微导裔款以见景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四》)

(5)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

(6) 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我们看到,时隔数千年,地隔上万里,同一种语言现象,在两个互不相关的语言中或正趋于消失,或正在开始。这足以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上古汉语的“OVS”非常少,从其后的发展来看也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绝迹,这提示我们,它很可能是史前时期汉语的一种曾经有过的普遍现象。而既然“OVS 词序在赫克斯卡里亚纳语里的发展似乎是较近阶段的变化”,这也提示我们,它很可能成为该语言未来的一种普遍现象。

与其他语言要素相比,语序变化也许是最慢的。但我们依然相信和其他语言要素一样,任何一种语序都是有生命的,都有一个由衰而盛,又由盛而衰的过程。在汉语的可以观察到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已有多种语序呈现了这种过程。我们认为,对任何语言来说,都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语序。

在语序问题上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其动力来自把某种语序与人的某种所谓“认知心理”直接挂钩。这种挂钩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它充其量只能解释语言历史上的某一个“点”(即便是这种解释,也往往因建立在“优势序列”的基础上而显得牵强),而对于漫长的、不断变化的语言演化史,又该怎么办呢?是由于人的某种“认知心理”不断出现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变化,从而导致相应的语序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还是相反,语序的变化导致了“认

知心理”的变化？人的“认知心理”是这样一种可以变来变去的东西吗？这些都是需要解释和验证的。

附 注

①② [美]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23—24页，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1989。

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

——以汉语史中的一些词汇化为例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董秀芳

一、词汇化的定义

词汇化(lexicalization)有多种含义,因此有时使人迷惑。

有一类词汇化的概念是从共时的角度提出的,这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使用又有细微的差别。最常见的一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过程,这与认知方式相关,不同的语言类型可能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Talmy 1985, 2000)。在形式语法的框架中,词汇化有时可以用来指将功能范畴(functional category)用语音手段体现出来从而变为显性(visible)形式的过程。还有一种用法是从语言生成/合成的角度,将根据表达意图对合适的词的选择称为“词汇化”,等等。

另一类词汇化是从历时即语言演变的角度定义的,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在语言变化领域使用的词汇化,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用法。在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对举时,词汇化有时专指从语法成分变为词汇成分的变化,但其实这种狭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Himmelman 2003),因为词汇化并不总是与语法化对立(这一点下文将谈到)。在历时演变领域中定义的词汇化也可以做

广义的理解,即指从非词的单位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是从短语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董秀芳(2002)的研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词汇化的定义。

二、词汇化的类型

文献中提到的历史演变中的词汇化有这样几类:(1)分立的两个词汇成分变为一个词汇成分(univerbation, idiomatization),原来的两个词都有可能还可以独立使用。比如英语中的词 *y'know* 来自 *you know* 这两个词所组成的短语, *gonna* 来自 *going to*。(2)原来能产的构词成分(词缀)被重新分析为词根的一部分(phonogenesis, phonologization, resegmentation)。比如,日耳曼语中由使成后缀 *-ej-a* 构成的派生词在大多数的后代语言中都被重新分析成了单语素词,原来的后缀成为词根的语音构成成分。(3)能产的构词成分(经常是黏着的)的产生。比如,英语中名词性的派生后缀 *-dom* 来源于古英语的词 *dom*(义为“判断,权威”);英语的副词后缀 *-ly* 来源于古英语的词 *lic*(义为“身体,形式”);汉语的名词性后缀“子”来源于表示“孩子”的独立的词“子”。(4)从一个词分裂出另一个词,原来的词仍然可以独立使用(split)。比如英语中的 *mouse* 在产生出鼠标义之后就分裂为两个词,各有不同的复数形式,表示老鼠的 *mouse* 的复数形式是 *mice*,表示鼠标的 *mouse* 的复数形式是规则性的 *mouses*;英语 *up* 从副词用法分裂出动词用法(如 *to up*)和名词用法(如 *ups and downs*)。(5)词缀变为独立的词。比如,英语的名词性后缀 *-ism* 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为名词。实际上只有(1)(2)两种才是典型的词汇化,是经常发

生的跨语言存在的词汇化类型。(3)(4)两种都可以做其他分析,第(5)种是比较少见的类型,只是非常偶然地发生。

董秀芳(2002)主要讨论了前两种词汇化,对第一种情况讨论最多。董秀芳(2002)将第二种情况看作“进一步词汇化”,因为其起始形式已经是词,与起始形式不是词的词汇化有别。需要补充的是,董秀芳(2002)主要讨论了双音词的词汇化过程,实际上除了词的形成可以属于词汇化,自由短语变为习语(idiom),也可以算作词汇化,因为习语也是词汇单位的一种,这也是词汇化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习语的内部成分有些可以分离,有些不能分离,不能分离是更高程度词汇化的表现。习语可以通过简缩进一步词汇化,从而在语音形式上更接近于语言中典型的词。

三、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

1. 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之处

(1) 机制类似

LaPolla (1998)、Lehmann (2000)、Wischer (2000)、Himmelmann (2003)等的研究都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是平行的(parallel)或相交的,而不是对立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虽然在演变的结果上有区别(但也不是绝对的,后文会谈到),但是二者都是语言形式的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都包括了理据性的减弱甚至消失,而且都可能在语音形式上有弱化,都可能发生形式的融合(fusion)(Wischer 2000 等)。作用于词汇化和作用于语法化的机制有相通之处,比如都是在自然话语的组合

片断中发生的,都是以高频使用为基础,都是一种仪式化(ritualization)(Haiman 1994),都可能包含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过程。一些学者希望能用统一的模型来处理语法化和词汇化(Briton 2004)。

(2) 过程相关

词汇化可以在语法化的基础上发生:Givón (1979)指出了以下的演变链条:话语构成>句法化(语法化)>词汇化[discourse creation> syntact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这是将词汇化看作语法化的进一步发展。Givón 指出,如果语言不断地从话语结构变为句法结构,那么语言在发展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句法化,但这并不是事实。句法结构在时间过程中会被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和词汇化所磨蚀。因此句法化是一个循环的过程。Givón 还指出,造成句法磨蚀的原则与造成句法化的原则不一定相同。这样词汇化与句法化可以是两种过程。Norde (2002)认为语法化的最后阶段可以是词汇化,董秀芳(2003)在对“X 着”的词汇化研究中有类似看法。汉语中不少实词在语法化为虚词之后,又进一步变为词内的组成部分,但不像其他语言中的类似变化一样转变为屈折词缀,而只能说是转变为意义模糊的构词成分,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在语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太田辰夫(1958)指出不少这样的例子,如“边”就是从名词变为后置词,又从后置词变为“上边”“下边”“里边”“外边”“旁边”等词中的词内成分^①。

语法化也可以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Lehmann 2002)。如果我们把词缀看作语法成分,把从复合词中的构成成分变为词缀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过程看作语法化的一个表现的话

(Hopper & Traugott 1993 是这样认为的,但是 Lehmann 1989 认为变为派生词缀的过程是词汇化),那么这种语法化就是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复合词的形成是一个词汇化的过程。如果认为派生词缀的形成仍是词汇化,因而上述演变还不能称为在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那么下面这一类现象作为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的例证是没有疑问的:存在一些派生性词缀发展为屈折性词缀的例子(如拉丁语中的后缀-sk 原来是一个派生词缀,到了现代罗曼语中变成了屈折词缀),这里面包含的过程是:复合词中的成分>派生词缀>屈折词缀。显然第一个阶段是词汇化,不管第二个阶段是不是语法化,第三个阶段是语法化无疑,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屈折词缀的形成过程是在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

词汇化可以作为语法化的继续,因此如果仅仅根据演变结果的语法性程度来衡量,语法化理论中的单向性假设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从粘合度这个方面看,单向性假设的可信度就比较高了,因为很多在语法化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使得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粘合度(boundedness)进一步增高而不是减弱(如使独立的虚词变为词内成分)。Haspelmath (2004)指出,词汇化不一定是单向性假设的反例,只有反附着(decliticization)的变化(即从附着的形式变成独立的成分)才是单向性的真正反例,因为这种变化使得粘合度从高变低了,如由词缀变为词的变化(比如英语中的-ism)。

(3) 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性与语言中各种构式的统一性

如果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理念。构式语法将语素、词与固定化的句式都看作“构式”(construction),并把构式定义为“规约化了的形式与意义的配对”。表面看来,这些构式有很大差异,

但他们都是语言知识中需要加以学习和记忆的部分。从最根本上讲,他们的形成过程有相通之处:句式是话语的规约化,词可以是短语的进一步规约化,语素可以来自独立的词,是词的进一步变化造成的规约化。虽然语素和词可以归入词库,而句式可以归入句法范畴,但由于它们经历的相似的规约化过程,它们在共时的类属差异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从它们的共性着眼,它们可以被统一命名。词汇化可以看作是语法化的进一步深入,那么可以说词汇化造成的形式的规约性和符号性更强,表现在共时,词汇的特异性就强于句式,但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句式也具有规约性。

(4) 对于同一过程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经常存在认识分歧

由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性,再加上语言学研究对词库的认识分歧(比如词库中包括哪些成分),在对一个变化过程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的认识上也会存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同一个变化例子,有的人认为是词汇化,有的人认为是语法化。如:

- a. 变化例子:古高地德语 *hiu tagu* > 中古高地德语 *hiutu*
> 现代德语 *heute*

Meillet (1912) 认为是语法化, Giacalone Ramat (1998) 认为是词汇化(是一种 *univerbation*), 是语法化的最后阶段。

- b. 变化例子: 古高地德语 *haidus* > 中古高地德语 *-heit*
(派生词缀)

Lehman (1989) 认为是词汇化, Ramat (1992) 认为是语法化。

有时具体例子虽然不是一个, 不过却显然代表了类似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给予了不同的命名。如:

- a. 变化: 英语后缀 *-a(o)holic*, *(-)burger*, *-gate*,
(-)ade 的产生